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宣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5
11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宣講集要卷下三

目錄

宣講美報

息訟得財

忍飢成美

嫌貧受貧

小樓逢子

鑽耳獄宣講

讓產立名

釋怨承宗

神譴自回

刻薄受報

談白話宣講

分米濟貧

玷節現報

血書見志

勸弟淡財

宣講集要卷下三

宣講美報

川北順慶府一人姓彥名金字武車邑庠生也幼年聰明穎異頭角嶄然人咸以大器目之讀書目下數行七八歲即能觀傳記史鑑等書父兄以其好觀書故未十分拘禁豈意彼但嗜奇愛博情而不專於誦讀毫不加意及年至十六其長次二兄俱已採芹父兄察其懈怠大加呵責伊赧然生愧奮然自勵乃赴府城訪一明通積學經師門下受業日夜苦讀每每不登床榻整整十年文思大進一題可作文數篇詞章亦復擅長果然宗師按臨一發即採芹英氣勃勃儼然有俯視一切之概自謂功

名可以立致、遂不究心舉業、日與二三浮浪文人、縱情詩酒、長以問柳尋花爲事、嫖院賭場、無處不在、且吸洋煙、鬧花旦、無所不至、而十年之功苦、遂成畫餅矣、聖賢之懿訓、付之東洋矣、豈知樂極悲生、喜盡愁至、未兩載而母告終、未兩載而父又告終、又未兩載而兄亦告終、而彼時經變故、身體又被酒色所傷、洋煙薰灼、未幾亦病倒床褥矣、其妻延醫求神、連過四五十位名醫、百藥無效、漸漸形容憔悴、精神委頓、舉家惶惶、亟忙製備衣衾棺槨、伊到此時、已知病不可爲、始悔從前種種罪孽、堆積如山、此身量想不久人世、不覺傷心痛哭、有歌詞一段爲證、
卧牙床不由我自嗟自嘆
猛想起從前事淚如湧泉

想當初父與母將我生、
五六歲就將我送入學館、
我愛看古今書人人稱羨、
那知我雖聰明性極疎懶、
因此上我工夫未進半點、
此時節二兄長都已遊泮、
方將我詩書功細考一遍、
罵得我無言答心甚愧赧、
朝於斯夕於斯磨穿鐵硯、
果然得苦人心皇天開眷、

衆親友誰不喜頭角嶄然、
心聰明記性好父師愛憐、
都道我前程遠穩步雲天、
縱愛看小傳書誦讀不專、
年十六尙糊混枉負師傳、
高堂上二雙親好不喜歡、
責罵我不用力虛度少年、
方到郡訪名師苦讀聖賢、
到成名整整的苦了十年、
二雙親直喜得歡容笑顏、

勉勵我把工夫速往前趕
那知我遊泮後心腸頓變
相與些惡少年胡行亂幹
那知道造孽深陽壽都減
這場病直害了兩年零半
死不死活不活日夜呻喚
到此時方知道果然靈驗
想當年入黌門何等體面
到如今困床頭悔之不轉
沒奈何只得把神天叫喊

學一箇攀桂手直上青天
日鬧娼夜聚賭又吃洋煙
似孫猴鬧翻了三十三天
方降下奇怪病因倒床檐
害得我瘦如柴起睡艱難
這真是受活罪如同倒懸
思量起悔不轉恨殺當年
爲甚麼貪嫖賭又吃洋煙
不久日陡然要命歸黃泉
倘神聖恕我罪定改心田

彦武車只哭得聲嘶氣斷

那知道這一念已動上天

且說這彦金一人在卧房痛哭悔罪他存心早已感動神聖不
數日有遠縣宣講先生來在本鄉場上講書聽者日有數百餘
人卽有人來對彦金說講得甚好兼之能遊冥代人察功過且
說能到家宣講若能遵行 聖諭無論十分危急之病都能
效驗君何不接他到家來試試何如彦金遂命人去請那宣講
生來家中求查功過那講生密查一週遂言道君前世甚好三
世俱登科甲今世前程亦甚遠大惜君造孽重大盡行折去了
冥府將君之壽減了二紀目下期已將近奈何奈何彦生聞言
痛哭失聲卽跪伏講生之前哀求救援那講生道我何能爲力

但於今三教神聖齊奉上帝勅旨下界挽劫若世間男男女女
有過惡多端者只要能誠心改過遷善或可望救那彥生原是
有夙慧的一聞此言恍然大悟卽請講生書疏文一道焚化灶
君前若蒙神佑起立願許聖諭二千條躬親宣講以酬聖
恩焚疏之後不兩月果然延醫調治漸能起立及到三四箇月
精神亦漸平復惟兩足尙軟弱難行於是延善士四五位代
爲宣講伊亦扶杖登臺處處從場嘗來傳各種勸戒經及玉歷
諸書盡心說與大眾一聽

孝親歌父母宏恩大矣哉 百年難報痛心懷 誰能數盡青絲髮
只有親恩數不來 我今未說淚先淋 難報爹娘養育恩

真是斷腸歌不得 那能歌與衆人聽 恩大如天不可當
請君終日細思量 若還不信親恩大 你自如何疼令郎
誰道形容似去年 今年親髮白如綿 卻愁前面無多路
及早承歡向膝前兄弟和好是禎祥 可笑痴人錯主張
結義如同膠漆厚 自家骨肉反參商 同氣連枝各自榮
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 能得幾時爲弟兄
敬伯叔從來自大倫 也與父母同胞分 叔年雖小宜旁坐
莫倚年高爵位尊敬親母舅母姨共母生 諸姑諸丈父班行
更兼泰岳因妻重 三黨之親總要尊敬年鄉老年高不可輕
還須屈指父同盟 從來古道稱猶子 莫學疎狂侮老成

長敬師師並君親等地天 成人明禮望週全 須知受業遠傳道

不為區區給俸錢室和妻 井日親操苦備嘗 如何小事便參商

百年家政同心理 勤儉持家自克昌 子教蒙養諄諄及早端

羣居慎勿任盤桓 愛親敬長頻頻訓 小學經書次第傳

孩幼無知習易深 時時刻責教莫偏 若教驕傲成頑性

長大無材是野蔓友家朋 結朋須要結心知 莫只逢迎面上皮

良藥苦口能利病 道吾惡者是吾師 君尊每日清晨一炷香

謝天謝地謝君王 太平氣象家家樂 都是皇恩不可忘

族舊宗同宗共派莫生疎 萬葉千枝總一株 何必爭雄傷大義

放些柔弱樂何如和鄉里 萬貫千錢買好鄰 相規相勸又相親

莫徒酒飯論親熱 定要同心做好人 務本或讀詩書或種田

都該早起夜遲眠 工商亦是好生計 急急勤勤莫遲延

廣施濟不結良緣與善緣 苦貪財利受熬煎 須知混世金銀寶

借你守看幾十年 廣信惜字惜穀惜生靈 富貴壽祿善先行

重本培仁非細事 期君福澤與功名 窮資天地生人原不勻

幾人富貴幾人貧 精勤自有揚眉日 莫為飢寒起歹心

絕理尿糞皮包爛臭身 強作妖嬈哄殺人 千古英雄都戀此

百年同故一坑塵 息爭訟些些爭鬧不如休 莫經官府討焦愁

花錢捱打荒田地 贏得貓兒賣了牛 成口喉中作癢舌如錐

憤向人中說是非 不是談張便笑李 須知天壽犯天威

以上勸世歌共二十四首，這彥金每日登臺恭讀。王章之後，卽以此歌一一講讀與衆人聽。人人稱其善講，人情因之而改惡從善者不少。而彥生之病，不上一年，竟大好了。如今現在四方勸化，聞其名者，都願識其面焉。由此觀之，人不慮罪過叢積，特患其不能悛改耳。如彥生者，其初造孽多端，病卧兩載，幾瀕於死，而後豁然大悟，改過不吝，其病遂不藥而愈。此以知我。皇上聖諭頒行，實濟人救世之金丹，而世之速嘉成厥躬者，尙思亟亟以改之而後可。

鑽耳獄宣講

道光二十五年重慶府合州一人，名余先德，娶妻張氏，父親早

喪，只有母親在堂，卻說張氏在娘家慣使了，嫁到余家，全不聽教。婆婆面前，不盡孝道，每日與丈夫吵鬧，若是苦勸，他便放聲大哭，不是跳水，就是懸樑，他的過場，一言難盡。婆婆無奈，見側近常講，聖諭常教他去聽，以爲聽些好話，或可改換性情。誰知張氏不但去，反七說八說，余先德見妻頑梗不化，恐防釀成不孝之事，累及母親，遂至城隍廟焚香炳燭，跪地訴道：余先德跪神前一稟告，城隍爺聽下民細訴根苗，都只爲張氏妻不盡婦道，由着假使性情，慣把嘴噉，在娘家他父母少了家教，嫁過來全不知禮義爲高，欺丈夫他全然不論大小，灶房內不禁忌污穢神曹。

倘若將他罵日夜吵鬧 亦跳水或懸樑撒橫逞刀
公婆前不盡孝無有老少 出惡言加抵觸得罪年高
是這樣忤逆婦其罪年小 論道理會犯了七出之條
但願得城隍爺早加惡報 也免得我父母憂氣心焦
余先德祝告一次無有報應後又祝告亦無報應因思道人說
如今神靈爲甚麼無影響及到了三月內張氏忽然得下寒病
口說牛頭馬面拴他不數日而死死後三日余先德夢入陰司
閻君言道你說神不靈驗去在鑽耳獄中看你妻子受刑遂命
鬼卒引至鑽耳獄中但見張氏綁在將軍柱上脚手鐵釘釘在
旁邊有兩箇惡鬼一鬼手執催刑扇一鬼手拏鐵鑽有指拇大

一尺多長燒得飛紅先拏在張氏耳眼中輕輕放下張氏便叫
喊連天鬼說 皇上頒行 聖諭命四鄉宣講都是代天
行化你公婆常教你去聽無非望你聽些好話改了過惡免得
死後受罪你怎麼傲命不去聽呢哦想必你的耳塞不通待我
與你鑽通遂向爐中取出火鑽向張氏耳眼邊畧畧重點一下
張氏連叫了幾箇嚶啞說道王爺饒命我錯了

張氏女痛不過自嗟自嘆 題起了陽間事淚濕衣衫
自幼兒在娘家性子使慣 凡百事由自己不聽人言
丈夫前不恭敬常常侮慢 若有點不遂意口出怨言
怨丈夫早些死守寡都淡 這冤家是對頭不是婚緣

事公婆我平生孝無半點

早晚間出惡言抵觸百般

我公婆沒奈何好言相勸

叫我去聽 聖諭改換心田

我那時裝耳聾全不信善

只說是無事人造的妄談

那知道昧 王章神靈加譴

害寒病見二鬼把我頸拴

前拏刀後拏叉不由分辨

鬼門關掛了號來至陰間

奈河橋往下看人頭千萬

刀山上把人丟血滿平川

這一旁拏銅水開口在灌

那一旁破肚子又把腸翻

我一見這刑法魂飛魄散

又不知我犯了那等罪愆

也有的架碓舂骨肉皆爛

也有的拏鋸解兩脚朝天

偶然間傳下令帶入王殿

閻君爺一見我怒髮冲冠

他罵我余張氏真真大膽

講 聖諭你不聽那端所為

在陽世還由你傲性强辨

到陰曹怎能够容你舌尖

义下去與我打八十大板

罰之在鑽耳獄絕不姑寬

我只想坐地獄刑法可免

那知道到如今痛苦難言

望王爺恕饒我下次不敢

放回陽聽 聖諭飯都不餐

執扇鬼說如今哭也枉然但問你耳通了未曾張氏不應只是啼哭拏鐵鑽的鬼說惡婦耳未通待我着力鑽去遂將火鑽取出向張氏耳內鑽了一下張氏竟至痛死執扇鬼一扇又活轉來執扇鬼說上天問莫大的恩准人走陰傳說刑法若有不聽聖諭死在陰司要鑽耳惡婦反說死在棺木內又不曉得

痛叫他儘鑽惡婦你這陣在棺木內還曉得痛也不痛張氏哭道王爺痛死人了

這一陣三魂杳七魄皆散

哭一聲二王爺細聽我言

如今還有甚麼說的

那曉得講

聖諭朝廷大典

我只說是他們哄我之言

你這惡婦食報恩那還罷了怎麼不信宣講真

真該萬死

想當年並未會宣講一遍

為甚麼到如今四鄉傳宣

當年人心未壞箇箇都存天良如今不孝不弟的人多了怎麼不宣

為甚麼把意思

聖諭設在鄉間

設在鄉間原為你們婦女不便在城市去聽無非將就你們便於聽

是這樣就該要紳士勸勉

再不然耆老輩亦可傳宣

講任不知一鄉又有幾箇紳士耆老

者那一鄉沒得紳士耆老未必那一鄉就不講嗎

為甚麼白身人都來勸

豈不是把

聖諭當為宣講

聖諭是替

皇上說

是這樣就只將

聖諭來唸

那歌詞怎能够勸化凡間

陽間人每厭故喜新若一天到黑都講二十二條你們又不尊心聽所以作些歌詞以悅你們聽聞這都是神聖的苦

因此上我那時全不信善

聽說是講聖諭就不喜歡

前不信如今到陰曹該曉得信了

又誰知到如今痛苦難免

受刑法好一似箭把心穿

你既曉得痛為甚麼當初不聽公婆的教訓呢呀公婆

哭一聲我公婆悔之已晚

萬不該在當初不聽良言

可憐你討媳婦未遂心願

到如今辦茶湯無人承歡

要相見不能够兩下離散

不孝罪只落得臭遺萬年當

初知道有公婆也不得犯此刑你的丈夫也不得哭你呢呀丈夫

哭一聲我丈夫恩情已斷

皆因你妻不賢自遭罪愆

在陽間享快樂你到安便

那知道你妻子受盡熬煎你像

這樣不賢的婦人莫說丈夫不憐惜你就是你的兒也不能救你呢呀兒哪

哭一聲我的兒不能相見

娘待你如珍寶費盡辛艱

只說是養你小老來方便

異日後服侍我得享天年

又誰知兒受福娘遭大難

要相逢不能够哭也枉然

但願得請高僧把娘超薦

逢節氣常祭奠多化紙錢們

陽間的紙錢要行善的人纔得受像你這惡婦再多燒些也不能到你手裡呀悔死了

哭一聲觀世音救苦救難

在陽間我也曾燒過香煙

到如今受苦楚全無靈驗

望菩薩搭救我早把身翻好

糊塗世間有好人落難菩薩方纔來救像你這惡婦菩薩恨之不了怎麼肯來救你不成

既如此望王爺行箇方便

搭救我出此難恩德如天

二鬼說冥王吩咐你傲命十七次這是要鑽耳十七回的今纔

初鑽一回雖然還魂還有三日小痛小痛已滿又要大痛斷不

恕饒說畢將張氏鐵鍊解下鎖在獄中此時余先德躲在一旁

看得實在聽得清楚想起刑法駭得汗如雨下遂一驚而醒傳

於眾人無不縮舌搖頭

談白話宣講

道光壬寅年一人名叫陳心平設立宣講亦頗至誠又立心宣講一百次以報親恩所以團近處處宣講他都去講不辭勞苦又說團近有箇李林氏有五十多歲人人叫他做李二娘這李二娘是箇愛說話的人遇着人就說不斷頭團近宣講都有他在場他非是來聽 聖諭來找人談閒話聲氣又大說話又不歇氣宣講人一見了他怨憾不了臉皮又厚罵他全不知羞陳心平一連五天都遇着他無可奈何一日方要宣講向李二娘作揖言道二娘既來聽 聖諭今天莫說話了他們講聽 聖諭談白陰司有蛇蛟舌頭聽我講段善言遂登臺將張公 的勸世情朗聲誦道

憾世人 只講他富貴榮華

心裏暗藏奸盜

為人子大不孝 父母面前不盡道

遇父母狠聲戇氣臉醵 嘴

這樣兒子像畜道

兩口商量相計較

茶故意緩不泡

把父母公婆當做那 高山冷廟

不管他冷也好餓也好活也好死也好罪孽大子

為田為地為錢為寶

口中正人君子

一切正事不體效

遇朋友看茶請酒 又請又笑

全不念十月乳哺三年 懷抱

迨至媳婦接過來

飯故意遲不煮

早晚二時不理料

四時無人來打掃

又且兄弟不盡道

幾人家中相鬧吵

可憐你年老的爹娘

講那箇也不好

說這箇也不好

只得秉燭焚香把天禱

願你這些兒子着雷打火燒
虎脚蛇咬

這一切不表

妯娌時常相關鬧

為兒為女為財為草

幾人家中不順教

一天數次相據搞

你看那打罵不贏的收拾
家私娘家跑

投爹娘和舅老牽連一路
齊來了

可憐你年老公婆是他家

向親家把身倒磕頭作揖
來補報

裏事不得已來做小

到於今這一切大逆無道

害了害了你把你的公
婆惹死了

方把性命顧得倒

這篇詞還未誦一半只見李二娘談白不已聽他也聽不明心

平想道如此談白全無神聖譴責這

聖諭過後我也不講

遂將書折了下來至此以後竟不宣講未上半月一夜夢入陰

司閻君罵道陳心平凡講神語善言務要講完爾前在側近宣

講神語為何只講一半陳心平稟道小的見李林氏談白令人

聽不明白故未講完閻君說為何如今反心不講

平將李林氏無有譴責稟明閻君說冥府報應不差絲毫遂命

人引心平至惡蛇獄中但見李二娘綁在將軍柱上旁有二鬼

一鬼手執催刑扇一鬼手撮一條大蛇在手上絞來絞去口頭

的舌遍繞甚是駭人拏與李二娘看了說道李林氏你為何不

聽 聖諭以改過惡每逢宣講人家聽得有與你一張嘴巴

全不歇氣惡婦你愛擺龍門陣我這裡有條活龍你看像不像
李二娘一見駭得口張舌伸那蛇一口將舌頭咬定李二娘就
痛死了那執扇鬼拏扇一扇李二娘又活轉來喊又喊不出那
捉蛇鬼言道惡婦你聽 聖諭愛談家常我今愛聽快把你
的家常話談來我聽快講嗎噯怎麼不講了執扇鬼說惡婦你
不答應我要扇你遂將扇反轉扇了兩扇那蛇遍咬一陣李二
娘的頭身腫圓就痛死了那蛇放口自去將軍柱下盤定執扇
鬼一扇又還陽轉來二鬼又說道叫你談家常我們聽你不信
這下還談不談你不談我又捉蛇來咬李二娘駭忙了說道呢
呀王爺談你聽

三魂渺渺七魄散

好似夢中把身翻

未曾開言心內慘

珠淚滾滾濕衣衫

哭聲王爺且休站

細聽從頭說的端

自幼生來話愛談

說話只見嘴巴翻

鄰里四鄉都稱贊

誰不說是女春官

好箇名聲大約你會說話在鄉間告勸人
孝順公婆恭敬丈夫因此箇箇稱贊你是

也不是李二娘
說王爺不是的

姨孃姊妹久未見

憾不同居常言歡

一聽鑼響門外站

說在他家屋側邊

宣講先生來得遠

講的宣的都周全

隔壁大嫂可聽見

大家同去頑一轉

忙下廚房去煮飯

燒火泔水甚新鮮

煮熟站起吃一碗

婆婆面前叫相偏

拏起烟袋往前躡

行路只見腳兒翻

逢着人戶就叫喊

張大嫂王二嫂快
來前

某處宣講也不遠

大家同去聽一番 回來一路又有伴 快去收拾莫躲懶

好一聽鑼响飯都不吃飽這是勇於向善的婦人出門時又曉而呼聲公婆還是盡孝的婦人走在路上又邀約人去聽這是勸人為善的心邀一人去聽有十功邀十人就

有百功像你這婦人世間少有怎麼你又犯了罪呢

因此一路話不斷 嘎嘎連天吼一灣 宣講先生一看見

口內不言心喜歡 這箇地頭人向善 婦女都要上一千

聽聖諭原是要人多宣講的爬不得多來些聽了大家同歸善路這是他們與人為善的苦心難道你不知王爺他們不知我的

心腸 那知我去會親眷 借聽聖諭到此間

遇着姨娘一禮見 叫聲稀罕把年牽 姊妹一年未會面

今日真真是天緣 你家鴨子可生蛋 母鷄抱窩有幾天

黃瓜罷卻且不說 立角一回摘幾籃 海椒栽了幾田坎

茄子不知進幾罈 你家菜圃到還便 出門就在屋側邊

可憐我的園子遠 栽起小菜不得餐 蘿蔔未到九月半

就有人來嘗了鮮 可憐跪倒栽葱蒜 未曾到口就偷完

端起碗兒吃白飯 為這小菜作盡難 我怕你嘆些甚麼好

些話你這惡婦不曉事既來講聖諭就該專心去聽纔是宣講的費了心全不想一想惡婦從下講來王爺我講完了你若不說依舊捉蛇來 宣些話兒我不嘆

你的女兒可回還 苦我這向日夜趕 又討晦氣又作難

大女害病一月半 外甥發熱又不安 女婿帶信叫去看

心想一去難上難 二女有喜要臨產 要打三朝這幾天

雞母又不肯下蛋 甜酒蒸起又怕酸 帽子衣鞋概未辦

丈夫他說沒得錢 虧我偷米去掉換 扯起布來猶未纏
想叫媳婦替做點 怕他背地說閑言 那知如今愛體面
這些也要辦得全 若是有點不上眼 親家必然不喜歡
暗把女兒來輕賤 叫我心腸怎能安 你這惡婦連你女打
三朝都拏來說全不
怕羞難怪說你是女春官又問你在聖諭場中還說得有往
下講我只講了這些並無有別樣你還說了些不然的話就
不認了快捉蛇 因此話兒割不斷 別人聽見不耐煩
來呢呀我講 就叫我們且休談 何不靜聽講善言 禮聽聖諭把話談
陰司有蛇咬舌尖 我就回言把他怨 大嫂說話理不端
瞪起眼睛把鬼見 這是他們嚇你言 回回都把婦人勸
說的話兒大不然 他說不敬男子漢 二世不能把身翻

母牛母馬是你變 要披人皮難上難 那知夫妻無貴賤
扁擔挑水是平肩 未必指起去煮飯 丈夫他就大如天
你愛聽來我愛談 談話與你甚相干 那知說話神靈怨
大降災殃不非凡 伏望王爺開恩點 免動刑法受熬煎
二鬼說你這惡婦了不得 別人叫你莫談話 就該聽他勸纔是
道理 怎麼說蛇咬舌尖 你不信如今你該信了嗎 勸你敬丈夫
你說揶揄去煮飯 誰叫你如此 無非朝夕事奉公婆 替丈夫行孝
操家理事 替丈夫與家 知三從四德 這便為敬丈夫 原是你們
該當的 若不如是 就為不敬丈夫 怎麼不變牛變馬 李二娘說
王爺我錯了 下次再不敢的 望王爺恕饒 二鬼說看冥王如何

發落此時陳心平駭得魂不附體鬼卒將他引見冥王冥王問道神靈有不有譴責心平只是叩頭冥王說爾宣講神語未竟使人聽不完全該受冥譴念爾初犯回陽早了大願遂命鬼卒引出一跌而醒急命人去看李二娘舌頭無故爛數眼已數日矣後心平對他說明李二娘洗心改悔自願宣講十次半年始愈有志宣講者各宜勉旃

息訟得財

昔福建福甯縣有一蒙師姓何名臻家貧勤苦爲學兼喜讀律心想行善苦無銀錢因思化人爲善亦是好事遇鄉中強暴者奸詐者委婉勸成他若不聽又講法律以儆惕之多有感悟爲

善者何臻又想人之爲惡多因不知法律之嚴耳於是將法律易犯者一一寫出貼於中堂使衆人觀看其法律云凡子孫違犯祖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徒三年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斃者所殺者凌剝處死凡弟婦罵兄姊者杖一百毆兄姊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死者斬一妻毆夫者杖一百折傷加鬪傷一等篤疾者絞死者斬故殺者凌剝處死一強姦人妻女者絞監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強姦幼女者照光棍例斬決凡師巫邪教假說行好伴修善事煽惑人民者爲首者絞爲從發往遠充軍凡竊盜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絞監候白晝搶奪人

財物者不計贓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凡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箇月杖一百溺子女者照故殺子孫律問罪杖六十徒一年至是凡親戚到家看此而感化爲善者甚多時村中有劉和達劉和仁弟兄因父死了請憑族親分析財產弟兄爭論不均吵鬧起來便要打架賴族親勸解方止和達心中不服欲要告和仁聞何臻素講法律必然善於刀筆遂暗地持一厚儀到何臻館中說二弟爭佔財產求寫狀呈告他何臻推辭說道我講法律不過爲俗人不知恐誤犯其罪耳豈肯爲人與訟自取罪戾哉如是正言以告之日

人生在天地間孝友爲本

爲甚麼將親弟仇人待稱

須知道銀子錢雖然要緊

比較之弟兄們又還算輕

那銀錢用完了尙可積掙

若弟兄一死了不能再生

勸兄台回家去與弟和順

也免得打官司花費銀銅

和達聽得何臻之言忽然感悞拜謝而去和仁在家亦怨恨哥哥見哥哥出外不回料必是告狀去了也持厚儀來在何臻館中求寫告詞何臻問他告兄何爲和仁遂說哥哥爭佔財產我夫妻含怨已深定要告他以洩仇忿何臻聽了知他弟兄爭產都是聽婦人之話所致於是婉言以勸之日

聽一言不由我心疼難忍

你何不思念那古時之人

昔伯夷與叔齊讓國同隱

在首陽餓死了終無怨心

彼於國且推讓不相爭競

又何論田與土些微錢銀

勸兄台回家去把兄尊敬

切莫要論長短遂起怨心

和仁聽得何臻之言亦感化而去回家和顏事兄兄亦悅色相待從此兩相推讓弟兄遂相好如初同心操持家務俱以富聞一日弟兄出外販賣杉板至中途忽見板上現有字跡近前一看乃是何臻姓名以刀削之字跡如故弟兄慨然嘆曰我弟兄蒙何先生勸息爭訟始得成家立業大恩未報故天書他姓名以示我弟兄耳於是商議賣了這杉板價銀盡送與何先生及回家果然賣銀三百兩弟兄相約與何先生送去時何先生年

老不能教書其子年幼亦無生業父子日食難度只磨麥為羹聊以充飢而已忽二人持銀到家擺設棹上何先生不知問是何故和達和仁雙膝跪地而言曰

弟兄們跪塵埃從頭稟告

尊一聲老夫子細聽根苗

想昔年我弟兄不相和好

分家時吵起來不得開交

為兄的怨恨弟要把狀告

蒙老師指示我纔回故郊

為弟的怨恨兄也來請教

蒙老師警戒我纔把氣消

從此後我弟兄依舊和好

兄友愛弟恭順同把家操

那一日出外去販賣木料

忽現出老師的姓名真昭

弟兄們知道是大恩未報

故天爺書姓名指示我曹

回家來把杉板急便賣了

特將銀送老師報答恩高

望老師把銀子快快收到

免得我弟兄們負罪難逃

何臻聽罷說道些微小德何敢望報推辭不受其子在旁說道此是天賜他弟兄又有這番誠心父親何必推辭何臻乃拜而受之其子將銀做生理由是致富何臻日後悠游頤養享高壽而終夫當日弟兄爭訟苟非何臻勸止家業不知消歸何方矣安能成家立業俱以富聞哉惟以婉言示訓不惟全人骨肉而且保其家財天書姓名以報之固其宜也凡為士者可不講法律以儆愚頑歟

讓產立名

昔漢明帝時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自幼讀書胸藏萬卷至十五歲父母雙亡遺下田產數畝兄弟三人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多虧許武日率童僕耕田夜教兄弟讀書如此數年兄弟俱已成立家業亦漸興盛弟兄三人俱未婚配食必同器宿必共榻由是鄉人傳出大名稱為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陽羨許季晟耕讀書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爹娘時明帝制度不以鼎甲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郡守縣令聞許武之名遂薦舉朝廷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詔武武料難推阻遂呼二弟吩咐言曰兄為應召往帝邦尊聲二弟聽端詳不幸雙親命早喪

丟下弟兄甚悽涼 二弟年幼兄撫養 親自教你讀詩章
 為兄今朝京地往 幾句良言記心傍 二弟在家休放蕩
 須要奮志在芸窗 朝斯夕斯把書望 無事不可亂出庄
 學業精通人必講 古言有麝自然香 名聞鄉里薦皇上
 身榮貴顯在朝堂 那時拜受皇恩獎 出身加民管四方
 穿街過巷人尊仰 祖宗陰靈有餘光二弟 若不急時立志向
 老大徒傷沒下場 自從盤古開天地 惟有耕讀是良方
二弟早晚要與童僕講 教他耕田莫怠荒 春來早起往田壤
 不可貪眠混日光 夏來芸草禾苗長 芃芃棫械自芬芳
 秋收冬藏有餘享 閒暇無事種冬糧 兩椿大事記心上

二弟切莫拋丟在長江 本待把話長長講 怎奈君命召兄忙
 吩咐已畢收拾行李往長安進發 不日到京朝見明帝官封
 內史不數年間遷陞御史之職 忽一日想起二弟在家力學多
 年不見州縣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歸家省視遂見天子上
 疏奏曰

萬歲在上容臣稟 細聽許武把本申 為臣秉質多愚蠢
 少讀詩書乏經綸 年至十五遭不幸 亡却堂上二雙親
 多感鄉里薦名姓 因此入朝奉當今 食王爵祿數年正
 遷陞御史倍聖君 為臣在此享福盡 家中還有弟二人
 不知在家正不正 恐未讀書難忠君 父母墳塋尙未整

子道有虧爲何人 頭帶衣冠不重本 臣家二弟未娶親
意欲歸家去窺省 畧盡其道於五倫 伏望萬歲准臣本
暫歸鄉里回家門

天子聞奏准給暫回衣錦還鄉恩賜黃金數十斤爲婚禮之費
許武辭朝回家窺省先塋已畢便拏還官誥託病在家一日召
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晏普對答如流再查家宅之事比
前恢廓數倍許武大喜遍訪里中舊家女子先與二弟定親自
已方纔娶妻又與二弟婚配過了數月對二弟說道吾聞弟兄
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理宜各立門戶二弟聞言淚
如雨下不得不依兄言於是擇日治酒遍請里中父老至家分

析田產許武選進廣宅良田壯健童僕悉歸之於己以茅屋瘦
田老弱童僕品與二弟衆父老心中甚是不平私自議論待他
二弟不允方出公言以斷誰知晏普感兄教誨之恩思得如此
分析以爲理之當然並無異言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住
正房其左右廂房晏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僮下田耕種暇
則讀書常將疑義叩問其兄從此里中父老人人鄙薄許武是
箇假孝弟稱贊晏普是箇真孝弟又說出幾句口號道假孝廉
做官員真孝廉出銀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假孝廉
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爲玉假爲瓦拋野瓦登厦不宜真
只宜假晏普之名聞於州郡遂薦舉於朝明帝求賢之心甚切

命縣令親到其門詔之。晏普推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分內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間言。只得應詔。別了兄嫂。行至長安。朝見明帝。俱封爲內史。不上五年。許晏官封丹陽郡太守。許普官封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數月。以盡兄弟之情。晏普辭朝歸家。拜見兄嫂。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黃金。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祭奠已畢。隨即設宴。遍請里中父老。至家三爵已遍。許武不覺兩淚交流。嚇得衆父老驚訝不已。二弟慌忙跪下。問道。兄長何故悲傷。許武哭訴告曰。

見弟問不由我淚流滿面

尊一聲衆父老細聽我言

今日裏煩大駕不爲別件
不幸得二爹娘早把命喪
我兄弟年紀小無人照管
課詩書教誦讀常戒惰懶
只說是我二弟名揚親顯
明帝爺爲國家婆心一片
每日裏把二弟常常望欠
修本章見當今訴說一遍
弟兄們娶妻室本是正幹
過數月商量妥纔把酒辦

爲的是我家中弟兄事端
丟下我弟兄們甚是慘然
那時節叫爲兄苦把弟盤
爬不得我弟兄一貫通焉
誰知道衆鄉里薦我孝廉
勅封我爲御史得做高官
爲甚麼數年餘名不流傳
辭了朝歸家中骨肉團圓
都只爲後嗣計接續香烟
邀象位到我家分析田園

品財產我故意一一擇選

要廣宅要壯僕還要肥田

我二弟依兄言未爭一點

衆人們那知道袖內機關

都道我假孝廉貪得無厭

二兄弟真孝廉品行不凡

縣令尹薦名姓二弟榮顯

頭戴着烏紗帽身穿紫藍

做了官方遂我心中之願

到於今對衆位不得不談

爲兄弟我做事名有瑕玷

爲兄弟我做事還笑當年

說明了我心事水清石現

若不然我做事險奸欺天

言畢懷中取出一冊簿籍乃是歷年所收穀米之數概行付與

二弟此時衆父老方知許武先年分產原來一片苦心齊聲稱

贊不已晏普一見哭倒在地言曰

弟二見冊籍淚自下

尊聲兄長聽弟說

昔年父母弄了我

弟兄三人受奔波

爲弟年此兄指破

每日教讀三千多

爲弟不肖實懶惰

未曾將書苦琢磨

不能身致廟廊坐

多虧兄長費心窩

辭朝回鄉歸故所

弟兄各娶結絲羅

分居各弟商量妥

三股品搭兄裁度

故意選擇豈有錯

暗使爲弟保山河

若非今朝自說破

弟在睡夢不知覺

財產原來身外貨

兄長當年掙積多

依弟愚見揣想過

兄多分些理當合

快將冊籍收回可

以使朝夕享安樂

言畢哭泣不已許武道爲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素

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田

產以終廉節，晏普曰：哥哥爲弟輩而名污，弟輩旣已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貪夫，不惟玷辱於祖宗，而且玷辱於兄長。總望兄長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也。衆父老見他三人交相推讓，只得勸慰一番，將財產房屋田地童僕三股均搭，並無強弱。然後三人方從父老之言，三股分開，各自管業。過了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兄分離，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兄言各携妻子上任去了。時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縣郡縣郡爲之奏聞聖上。旨下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晏普爲官數年，各將印綬納還，回至故里，日奉其兄如父，盡老百年而終。許氏

子孫繁衍，世代簪纓不絕。

分米濟貧

昔有韓姓名樂吾者，家道極貧，不幸又遇水旱，家中止有糙米二升半，難保性命。一日其妻謂韓曰：「想我夫妻家道貧窮，又遇水旱天災，米糧昂貴，夫妻營工數日，只可得三四合米充飢，要想活命，除非天意。不知我夫妻前世作何罪孽，以致如此。」韓曰：「人之貧富，此是前生修積，吾妻不必悲傷怨恨。我夫妻只得營工度日，聽天安命而已。豈有怨天尤人之理嗎？」夫妻正在哭叙之間，忽有一叫化女，站立牆邊，喊叫討飯食。韓戲之曰：「你這叫化女，若打蓮花鬧會，唱勸世文，與韓爺解下愁悶，韓爺便打發。」

你其妻曰他們叫化女多有會唱的，如今荒年莫說他會唱，他
會勸人就是他哭死了，也是沒有打發的，那叫化女子聽得說
箇哭字，若有神差鬼使，也就慟哭起來了。

跪平川不由我淚流滿面

請韓公一一的細聽我言

我命淺二爹娘早把命染

單留我女釵裙受盡艱難

家道貧又沒得親戚顧看

小女子只落得求食外邊

今年來米昂貴天災水旱

富貴人止顧已慳吝不堪

求打發沒有人飯送一碗

把點米一調羹尙未滿峴

肚中飢復討點一碗剩飯

主人家拏棍子口出惡言

可憐我討得來就吃一碗

討不來餓得我腳打黏黏

到日間走得我腳酸手軟

到夜晚蓋的是幾根草毡

暑熱天燒得我頭上火濺

冬寒天冷起來又沒衣穿

那幾日吃稀飯雖曰薄淡

這幾天小女子顆粒未沾

公公呀施惻隱飯送一碗

積陰德留在你兒孫身邊

樂吾看見叫化女子啼哭，心中不忍，叫他站立，一時欲將米分
半與之，未知其妻肯與不肯，則罷了，不肯必須好言哀告，想
到進退兩難之時，亦潛然流淚泣曰：

韓樂吾見此女這般塗炭

不由我隻泪流心中慘然

老天爺喜的是好生之念

難道說惻隱心人都無焉

叫賢妻上前來我有話談

天年歉受貧賤還要耐煩

叫化女說幾天未曾吃飯

你試看那樣子可不可憐

人的女都皆是父母生產

若我女如此賤痛心不堪

到不如將我米分他一半

不知道我妻心甘與不甘

聞之四行吵鬧
因怨其夫曰

聽夫君出此言好無主見

那有箇舍己田芸人之田

我家貧又遇此年歲荒歉

屋空空似懸磬水洗一般

大路邊會死過千千万萬

富豪家尚不能周濟貧寒

况你我又不是家財萬貫

乾腳漢自不顧反把人憐

怕兄怕連你我無人照看

到那時又誰來難中救援

救急難方算得古聖先賢

蠢婦人說此話惹人惱厭

樂吾一聽妻
言遂罵道

况且我有點米二升零半

夫妻們細思量豈能久全

分此米不過是早死一日

不分米不過是多活兩天

妻呀妻拏米來分與一半

做一箇苦作樂結點善緣

我合你要餓死前後不免

做好事就餓死也是無嫌

轉過手搗此米如刀割膽

這顆米乃是我養命之源

都只為遵天命權救患難

我的妻莫怨我暫且耐煩

但祇望叫化女得吃點飯

也免得受飢餓死入黃泉

韓樂吾竟將此米分與叫化女不顧自己患難還憐他人飢迫

所謂貧窮好善慷慨樂施皇天豈無報乎是夜夢神告曰汝舍

已救人 聖帝喜賜汝金一窖在於某處次日往鋤果得後

成巨富享高壽世之慳吝者曷細思之

忍飢成美

大明甲丑科狀元舒公名芬江右蘭巖公子也初蘭巖公家極貧好讀書屢試未售娶妻賀氏端莊寡言尤能敬重丈夫夫妻五旬無子以薪米之故遠館湖廣二年積有修金十餘兩偕諸友扁舟南回至中途阻風遂泊舟登岸閒步消遣去僻靜處見二差役鎖押一少年又一少婦跪地扯住少年衣襟作戀戀不捨狀一乘小轎催婦速行又一老嫗見婦不起幾步走上前去以手拽之二差役亦厲聲揮之蘭巖公異其事停立靜聽聞少婦哭云

無娘孩兒誰可憐 二位差哥且耐煩 少年夫妻要拆散

自有幾句不盡言 今該夫妻受磨難 百行生意不賺錢

錢漕兩項俱拖欠 太爺追案沒人還 夫君兩腿都打濫

頂上又用鍊子拴 昨日回家把話談 嫁妻銀兩一十三

赴湯蹈火妻不怨 可憐奴夫受孤單 肚飢親手去煮飯

更深獨抱枕衾眠 還有一事更傷慘 夫妻婚配方三年

單生姣兒歲未滿 未生牙齒飯難餐 快把姣兒見一面

見愁眉愁眼把娘看 要看為娘看幾眼 再想見娘難上難

呀 媒婆說快請上轎舍不得你的兒隔 十天半月又回來看望下子就是 娘去姣兒乳哺斷

又沒乳娘把兒伴 飽吃一頓兒回轉 兒又活得大半天

今後啼飢娘不管 母子相會鬼門關

蘭巖公聽到傷心之處，不覺弔下淚來，悲悲切切，走上前去問少年道：「這位女娘是你甚麼人？那箇嬰兒又是你甚麼人？」在此啼啼哭哭，又爲着何事？少年嗚嗚咽咽，不能言語。少婦從頭訴曰：「此卽吾夫爲欠官錢，追比不過，只得賣妾賠還，所以夫妻戀戀不舍，所抱小嬰孩卽妾之子也。年方半歲，全靠乳哺活命。妾撇兒乳斷，人無食必死。是妾去之日，卽兒死之期也。是以悲啼不止。」公問曰：「所欠幾何？」對曰：「十三兩。」公謂二差役曰：「可將少年釋放，我舟中同伴十三人，皆江右塾師，撤館歸家，都收得有些修金，你這十三兩官銀，我們每人出一兩，也就够了。他們乃是

少年夫妻，恩愛難舍，況半歲小兒，生死所關，汝等也不必需索。只要有十三兩銀子，繳完官欠，也就罷了。復謂少年曰：「汝妻可不嫁，留撫汝子，與我回到舟中取銀去。及到舟中，以此事告知同行諸人，羣聚而囑之曰：『近日風氣，被那些半明半暗的先生，敗到極處了。每到正月，便恭恭敬敬去與各處學東拜年，復興要謂甚麼春酒，那學東受抬舉的，大大方方送起來，上了學，有些不受抬舉的學東，光只講他幾箇孽錢，全不尊師重道，先不先還要講箇價錢，或五六百，或七八百，連油鹽俸米，一併乾包在內。此種人多是村夫，所以說些村話出來，也最難聽。不說先生辛苦，還說他在看成先生，我等因爲不與此等下作先生粗

野村夫打絲絞，所以方到湖廣去教學，未必你不曉得湖廣雖然尊師重道，銀錢也是難掙的，可憐一去一來，路程又遠，盤費又重，除得費用所剩無幾，你還要大家派一兩銀子，叫我們做好事呀！這樣好事，讓你一人去做，我們做不起，衆人一席話說得蘭巖公啞口無言，公無奈，乃將兩年所積修金十三兩，全全交與少年，少年得銀在手，磕頭稱謝而去。舟至中途，衆派錢買米，惟公囊盡無所出，或謂之曰：「今與君分黨矣，我輩一毛不拔，乃揚子之流亞，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墨子之流亞也。」公忍而受之，少頃飯熟，衆皆聚食，惟公一旁忍飢受餓，每隔一日又召而食之，然亦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飢二日矣。」速炊

飯來吃，婦曰：「安所借米？」公曰：「鄰家借之。」婦曰：「已借多回，專候君歸，逐一償還，方好啟齒。」君剩修金多少，速速拏來，賠還前欠，就好借米炊飯矣。公聞婦索修金，便嘆了口氣，對婦說道：

問修金不由我心中飽脹

賢德妻聽爲夫細說端詳

爲教學一兩年都在湖廣

也只想掙銀錢好買米糧

起程時換銀子一十三兩

又拏了幾吊錢去製行裝

剛留下一吊錢以作用項

約同伴十三人一路同行

在中途泊了船上岸觀望

遇一件否匪事不得下場

上岸被強人打劫了，答曰不是。

一少年欠官銀一十三兩

做一件傷心事要嫁妻房

恨媒婆在一旁鬧鬧嚷嚷

催少婦快上轎要去拜堂
足跪地手牽衣服淚汪汪
眼見得乳兒子便要離娘
母改嫁豈不是絕乳斷糧
到船倉望同伴大家幫忙
無奈了我只得獨力承當
我無錢他吃飯我餓心傷
可憐我有兩天顆米未嘗
聽說是沒得米好不着忙
望賢妻快與我想箇良方

這少婦割不下恩深義廣
又抱出一嬰兒半歲未上
他家中無公婆誰來撫養
心不忍應代他幫貼銀兩
眾朋友批評我說把鬼撞
眾朋友買米錢不許欠帳
一箇箇都笑我上了大當
心只想回家來把妻福享
餓得我週身上汗水放長

蘭巖公說畢婦歡天喜地寬慰曰救難濟急此是美事夫妻一
同餓死也是甘心的況妻蓄有尋常家飯可覓同飽夫君姑忍
飢一刻待妻辦來慰畢即提筐往山中去了不多時便煮熟端
上棹案請公同食公見是菜投箸俟之婦曰君餓甚可速食公
曰飯何不至婦曰此即家飯也公嘗之乃苦菜也與婦食訖夜
已深了乃就寢公以勞倦睡熟婦人合眼忽聞窗外有人呼云
今宵吃苦菜明年產狀元婦醒與公而語之公曰神明預告我
也夫婦披衣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取名芬即狀元公也
從此一案看來公以救人念切忍飢受餓而不悔婦以敬夫情
真甘茹苦菜而不辭他年生貴子請誥封封翁夫人之稱藉藉

人口固公無內顧之憂，未始非內助之賢，能招之也。男子之樂善好施，自當以封翁爲型，女子之敬重丈夫，獨不當以夫人爲法乎？

釋怨承宗

永州府有劉姓者，兄名夢祥，娶妻杜氏，所生一子，乳名正元，弟名夢光。父母在時，定親王氏，父母歿後，兄弟和氣，與家人無間言。乾隆五十九年，夢光年已及冠，其兄擇期與弟婚配，逾半年，兄以病故。夢光謂妻王氏曰：吾聞家有節婦，一族之光也。嫂嫂立志守節，與汝雖妯娌，當以姑禮事之。凡事俱宜聽從。王氏一一記之。卻說杜氏，雖是居孀，仍然脂粉滿面。王氏看不過意，因

勸之曰：吾聞三黨中有箇節婦，纔算得名門望族，謂其奉親撫孤，事多勞碌，飲水茹苦，情最淒楚，所以爲孀婦的，不怕再富再貴，也不可穿紅着綠，只要守樸素，不怕至貧至賤，縱至衣單食寒，要甘心獨宿。嫂嫂守節撫孤，正那守樸素甘獨宿的時候，奈何脂粉未謝，旁人觀之不雅。杜氏怒曰：脂粉又不是你私自買的你搽得，我也搽得，你要守樸素甘獨宿，二回兄弟死了，你再好生守過。王氏見嫂發怒，過後也就不題。厥後王氏有了身孕，杜氏故意虐之。王氏曲從其意，究無害。後果生一子，乳名仲元，年方半歲，而夢光又亡。王氏哀毀，死而復甦者數次，皆賴隣婦以開水救活。杜氏略勿憂容，反陰以爲幸。夢光葬後，王氏餘哀

未忘漸覺形容消瘦杜氏冀其改嫁故以言語逼之曰汝夫在時會教汝凡事與從於我汝猶記否王氏曰然杜氏曰吾念汝青春年少不忍見你獨宿將你改嫁豪門肯聽從否王氏見嫂有逼嫁吞謀之心便對杜氏放聲大哭道

尊嫂嫂你不必把我來誑 我和你都守的苦節冰霜

守節婦須當要各立志向 那有箇丈夫死又配新郎

况我兒未滿歲全靠撫養 難道說忍教他恹恹惶惶小兒

許你寫上 婚書帶去 你愛嫁你何不自己做樣

要我嫁除非是命見無常 我方試你心事何必真當

試心事也不該胡言亂講 說出來全不怕俗敗風傷

又道是寡婦們是非常降 不苟言不苟笑端端莊莊

守貞節也不該打扮嬌樣 又何須日打扮面似粉牆

這方算守節婦神人景仰 勸嫂嫂從今後改束容妝

各一子耐煩教辛苦撫養 長大來一雙兒送入學堂

倘若到後來名登金榜 他兄弟在陰靈也得沾光

縱不然也教他勤儉為上 或耕田或貿易廣置田庄

切不可由隨他飄流浪蕩 或是嫖或是賭敗壞家綱

到後來請聖旨旌表獎賞 我合你生同室死同表坊

那杜氏只想逼王氏改嫁一人獨享全業那知王氏心如鐵石不可搖動且又拏些守節大義共相勸勉說得杜氏滿面通紅

無言可答，又羞又惱，便挾憤在心，不與王氏交談。王氏明知嫂嫂惡氣，卻又和顏悅色，殷勤事奉。杜氏不便發作，歸而謀諸舅。舅令陰傷其子，則王氏無立腳地矣。俗言說得好：婦人心，鬥釘分明三寸長，要定五寸深。杜氏拏定主意，暗藏毒藥回家，置雞腿中，以與仲元食。仲元方三歲，得一雞腿，歡天喜地，持以告母。曰：伯母愛我，王氏見嫂常有厭惡仲元之心，今忽與以雞腿，恐非好意。接着，一看見雞肉皆黑色，心疑有毒，持至厨下，見正元亦在食雞腿，其肉色白。王氏故意以雞腿與正元曰：汝弟風寒忌油，汝俱食之。正元喜出望外，杜氏嚇忙了一耳巴，將雞腿打落地下，被狗吃了。不一會，那狗四腳撐持不住，倒在地下，口

鼻流血而死。王氏見此情形，雙膝跪在杜氏面前，哭啼諫曰：尊賢嫂請寬坐側耳細聽。容弟媳把心事從頭稟明。大伯伯與丈夫早歸冥徑，我家中剛只有四口人丁。你的兒方五歲，人事不省，我一子剛纔得三歲，有零。比如那竹林中一排嫩筍，難道說一根根就得林成。又知道誰命長，誰是短命，好比那端碗油，恐防跌傾。況田地我家中頗還富潤，縱然是分兩股，也不算窮。爲甚的就想得這般蠢性，用毒藥把我兒一命歸終。你再想小孩子嘴多不穩，那有箇得雞腿不吞肚中。也算是我祖宗廣有德行，因此上拏起來見我眼睛。

若此時像那狗地下長眠
口鼻內也像那鮮血流行
兩房人絕一房該是命盡
眼見得這光景忍不忍情
勸嫂嫂手摩心再思再庭
這庄事你到底該不該行
從今後我想你總要和順
切不可起歹意觸怒天憑
王氏尙未說畢杜氏醵臉醵嘴一冲而去王氏知其心不可回
乃請憑家族但說分晰各居從未提說雞腿毒兒一事族長遂
將家業兩股平分分後與嫂仍敦和睦毫無怨言越二年而嫂
之子死嫂亦相繼而亡全業盡歸王氏母子鄉中無不稱快從
此一案看來守節之婦誠爲天下窮民神人共憫然一不能和
其妯娌遂至子死身亡家業消歸烏有語云使心用心反害自

身杜氏有焉世之爲妯娌者其以王氏爲法以杜氏爲戒

玷節現報

河南開封府沈良模翰林學士也娶妻李氏頗賢淑與同府趙
翰林名士俊同携家眷住京地義如膠漆情同兄弟一日趙請
沈在府飲宴席間談叙言及彼來我往頗稱金蘭契友但我二
人俱無子目下你弟媳業已受孕未知是男是女不知尊嫂身
有喜否沈良模卽以其妻有娠對趙聞而喜曰旣然如此二人
指腹爲婚可乎沈亦歡欣應允及至十月已滿沈果舉一男更
名沈猷極聰明趙生一女取名阿姣亦秀麗端莊沈趙二人把
仕路春淡商議告職回郡數年後沈猷幸而入庠家遭水患情

景瀟條、父母亦相繼而亡、士俊見沈落薄、心想退親、其女阿姣、賢德女也、謂其母曰、父親既將我許配沈生、豈肯再適他人乎、其母田氏、乃賢德之婦、見此女已經成人、且有不肯另配之意、急欲使之成婚、奈沈猷不能備禮為聘、一日、士俊南莊公出、田氏乃命蒼頭往沈家請猷相見、並將聘金如數呈上、猷大喜、奈身鶉懸百結、何面往見、遂向王姑母家去借衣服、姑母問其來意、沈以實告、姑母亦喜、留午飯後、急命兒王倍取衣、那王倍因父早亡、無有管束、朝日貪戀花柳、一聞此言、便道表弟也、難得來、須留宿一宵、我今要去某處會友、明日即回相陪、衣亦可借、猷只得暫停一日、誰知王倍其計已定、徑往趙府、詐稱是沈猷、

田夫人同女阿姣、出見款待、見王倍禮貌荒疎、田氏道、賢婿乃詩書中人、何粗率如此、王答道、財是人膽、衣是人毛、小婿家貧落薄、居住不過茅屋、陡見貴府、心不敢安、故耳、田夫人亦不怪之、另行安歇、奈王倍淫心妄動、私窺阿姣臥室、潛入於內、及阿姣睡熟、悞被王倍污辱、阿姣見此苟合無禮、不敢對母言明、只得含羞帶愧、次日、伊母賜銀八十餘兩、金銀首飾珠寶等、約值百兩、叫他速回行聘、蓋以為真婿也、王倍回家見猷、只說會友而歸、又固留一日、乃將衣服借之、沈猷向岳丈家而行、及至遣人入報、田氏驚怪、出而見之、故云、你是吾婿、可將你家事說與我聽、猷一一道來、皆有根據、且言詞文雅、氣象從容、真是大家

風範田夫人心知此是真婿人對女說令出見之阿姣不肯只得在珠簾內哭泣而道曰

見相公不由奴珠淚滾滾 聽為妻把實情細說根深

奴的父做的事心腸太狠 全不記當年間指腹為婚

前三日修書簡不來做境 今來遲我夫妻離了前因

你早來奴還有金銀相贈 今來遲奴的命實難苟存小

你縱不贈金銀也是小事說甚麼命難苟存 願相公苦讀書早早立品

自然有賢德女另配你身小姐說此話莫非也要想退婚麼 奴只得贈相公首飾金銀小

縱有口說不出冤枉隱恨 你嫌我貧窮將金銀首飾當作退婚禮物我不寫休書諒你也不敢再嫁

送釵鈿表心念聊以為敬 夫妻情從此斷再結來因小

然何說出斷頭話來了 到明日慢慢的纔有音信

那時節方知道奴的貞金 這一陣哭得奴咽喉耿耿

勸相公快回家切勿因循 趙小姐訴畢轉入房中沈猷不知其情猶然端坐頃刻報到小

姐縊死猷還不信進內室見之將繩解下其氣已絕田夫人抱

住痛哭一場猷亦淚如雨下田夫人促猷速歸猷乃先回姑母

家交還衣服告其故王母曉得是兒子脫銀宿奸心甚驚惶不

數日而惡死倍妻游氏亦名門女也頗知婦道纔過王門一月

見夫幹出此事說道既得其銀不當玷其節你這樣人天豈能

容我豈願爲你婦母又被你惡死罪不容逃王倍道只要我有金銀何愁一房妻室卽寫休書離之游氏心想女子從一而終我夫做出無廉無恥之事且要休我我豈肯偷生於世竟自投河以全節操且說趙士俊自南莊回過渡目見水上浮來一人喚人撈起無恙問其來由知爲盡節投水土俊憐之收爲義女載之歸家不表再說田夫人對士俊道女兒素來嬌養日前沈猷來家見其衣衫襤褸爲不體面遂自縊死亦是一時執迷與女婿無干士俊道我常欲退此親吾女執拗不肯今來逼女致死反說他無干我定要他償命卽寫呈狀帶家人往府赴告士俊財勢嚇人買賄官府上下打點葉府尊拘集審問一任原告

偏詞干証妄訴將沈猷擬成死罪至劉大老爺上任趙士俊寫書通知囑將猷處決勿留致累田夫人知之密遣人往訴府中囑勿便殺劉大老爺心疑道均是婿也夫囑殺妻囑勿殺中必有故乃單提沈猷詳問沈猷跪在法堂一一訴曰

大老爺聽犯生從頭細講你快快從直說來

趙年伯會與父同侍朝堂他與你父俱是翰林我到曉得但婚姻一事不知

論婚姻在京地指腹成婚還鄉後生也會幸列膠庠有

此事你身又入鬻門如今爲何又未成婚呢父母亡遭水淹家財浪蕩

趙年伯起下了退婚心腸到底這親退也未退呢

蒙岳母私寫信迎親莊上無衣服纔去會王家姑娘你

母修書叫你親迎你無衣服去
有表兄叫王倍留住不放

要兩日纔借我幾件衣裳
那王倍留你可曾
在家陪你未曾

王表兄他出門去把親望
第二日回家來纔借衣裳
過你

趙府時是箇
甚麼情景
趙夫人稱贊我大家氣像

又像喜又像怒又像惶惶
可曾與阿
姣相見否

趙小姐在簾內哭得不像
他說我來遲了不是鴛鴦
還他

說些甚
麼呢
頃刻間報小姐命入黃梁
聽你說來這是箇節烈女子其中
定受不自之冤自縊而死自有本

明府判
這情景真果是絲毫不爽

望府尊解此冤沒世不忘

劉大老爺心下明白退堂後裝作一布客命衙中火夫挑起布
擔徑向王倍家賣布適倍正欲買布交易時將一切布疋翻來
翻去若無一中意者客曰能買幾何如此搬盤倍曰將錢不買
虛你是賣的我是買的看看也是該當客曰似此舉動諒非大
大買主倍曰主雖不大似此一擔布疋想也不值幾許客曰價
誠不多總計約值二百兩你若買完情願減五十兩休欺我客
小王倍道我買你許多何用客曰料你窮骨頭買不起王倍憤
然作色曰莫講銀錢即我家婦女首飾易汝一擔布疋尙恐銀
多貨少客曰何出大言恐行不掩諒汝小小窮簷那有許多首
飾汝若搜檢得三五十兩首飾出來此擔布疋全全聽罰倍曰

你勿悔心。客曰：悔心者，乃小人，非丈夫也。倍趨入室，將阿姣所贈首飾，盡行捧出。客笑曰：真乃言不虛傳。倍曰：有悔心乎？客曰：不敢。但祈念我止此一擔貨本，今既聽罰，求以首飾相贈，另作生理。倍許之。兩手現交而去。府大老爺既獲此賍，乃召趙學士來認。大略認得幾件，說道：釵鈿乃是我家故物，因何在此？府尹卽拘王倍到案，問道：你脫趙小姐金銀等件，當日還有存否？王倍見府尹卽前日布客，真情已露，自知難逃，遂一一招認。府尹將王倍重責四十，比時收監。急將沈猷提出獎譽，道：爾遭此案，不是本府冤莫能釋，各自歸家發憤攻書，以圖上進。又囑趙學士：既已女婿窮困，正好培植他的功名，然何有嫌貧之心，致使

女兒屈死，生此一片風波乎？歸家後，務將女婿另眼相待。纔是士俊回家，乃將案情細對田夫人說明。只見游氏雙膝跪在土俊面前，泣道：女兒自到王門，未上一月，因夫脫貴府金銀，女兒惡其不義，好言相勸，反將我逐出，只得投水而死。蒙父親救命之恩，幸獲再生，望父親察實垂憐。士俊嘆息道：此女不染污財，不居惡門，知禮知義，名門女子，不過如是。乃對田夫人曰：女兒阿姣已死，幸收游氏爲義女。今游氏無夫，沈猷未娶，卽將此女配之，當作親女婿相待如何？田夫人道：真佳偶也。我想極美，游氏心中亦喜。士俊卽日命人請沈猷來家招贅，人皆快焉。秋後將王倍擬罪處決，不數年，沈猷亦聯捷異哉。王倍利人之財，污

人之妻孰知己妻反爲人得天眼恢恢疎而不漏不其然乎

嫌貧受貧

蓬邑河邊場有一楊翁生七子長子早夭次子楊二爲人本樸三歲時母携歸舅家其母舅見楊聰明以女妻之楊二長至十二歲時其父楊翁貪沈於賭博楊二屢屢泣諫不聽央人勸之亦不聽竟將家業傾敗乃死其母淡泊自甘撫孤守節略無異志伊舅父見楊二家貧遂有悔親之意一日備禮物至姊家索庚帖甚急母不欲退逼之再三母乃入室泣訴云

聽說是要庚帖心中悽慘
問夫君在陰靈安不安然
在生時總不聽妻兒相勸
苦苦的要出外去賭銀錢

你會賭就該要多把錢賺
你早死到不受這些磨難
有穿吃無穿吃都也還淡
他逼我把庚帖當面退轉
他的女就該選才郎陪伴
恨舅父做的事實在短見
嫌貧窮愛富豪蒼天有眼
既許親又悔親古今稀罕
到不如我自己拏出主見
其母正在涕泣恰值楊二自外歸家聞母哭聲甚哀驚問其故

爲甚麼把家屋水雪消殘
可憐我母子們啼飢號寒
他母舅嫌家貧就把心偏
眼睜睜婆媳們不得團圓
難道說我的兒該受孤單
誰教你一匹馬要配雙鞍
未必你一輩子發富齊天
把丈夫苦埋怨也是枉然
要退庚除非是命喪九泉

母以實告楊二說人各有偶舅家富非吾偶也母親何不將庚帖退還其母執意不允楊二跪地泣諫曰

老娘何必若是憂 兒想此事沒來由 自古人生各有偶

不是姻緣莫強求 強逼姻親成仇搆 夫妻反目是對頭

況且如今兒年幼 何必把他苦勾留 東家不就西家就

幾箇嫌貧得下樓 只要母親開箇口 退還庚帖免心憂

母被楊二一番苦勸回頭一想嫌貧愛富之人必無一箇好下

場的遂將庚帖尋出交他母舅去了楊二自退親後立定志向

要掙一分家囊遂幫蓬萊朱姓家傭工愈加勤苦年至三十歲

時頗有餘貲娶妻王氏勤儉孝養克盡婦道及母死後兄弟和

好如初朱姓見楊二克敦孝弟忠實不欺又多出本賞與楊二弟兄夥同買一柴山辦棺木發賣此道光三十年事也一日楊二自柴山歸途間見一丐婦蓬頭而來攔路跪定對楊二泣訴道

請表兄在路旁權且立站

聽表妹把苦情細對你言

驚問你是何人

奴與兄會結下百年姻緣

緣怎麼未接過門呢

奴的父他不該把兄嫌賤

敢莫就是我舅父麼他為何要想還退呢

他見得表兄弟家業消散

想把奴又嫁箇豪家富男

你父退親你會知否

是為妹那一時錯了主見

悔當初不將話把父阻攔

豪門怎麼落在乞討中來了

嫁二夫只說是情說義遠

誰知他把家業幾年蕩完

我只說你近日比在我家好些竟自成了這箇樣子

該因是奴前生修積未滿

有福氣受不倒實在沒緣

我

父近年何如

奴的父悔姻親喪德不淺

家屋事不順遂業產凋殘

死在那石橋下無有遮板

望表兄施惻憫周濟貧難

看為妹這情形離土不遠

到來生為表兄結草啣環

楊二聞之不覺悽然淚下又想到娘親有舅理應周急因問舅父屍骨所在仍回柴山命人送棺木一副將屍骨埋葬其表妹仍乞食於外不知所終女子不敬丈夫罪也至於嫌貧愛富則

又不敬之甚者也其父死於礮下其女不知所終豈偶然哉世之嫌貧愛富者其以此為戒可也

神譴自回

遂邑北路離城六十里文生漆導之其弟號玉山敦行宣講四方勸化略無怠心家畜耕牛二隻以待用道光二十年邑中乾旱水草俱缺六月二十七日將小牛一頭變賣與牛販子蕭姓者議價二十七千文買去當交錢七千文將牛轉賣與崇報寺唐光全家畜養耕種路隔導之家二十里且有大河阻隔蕭姓得錢躲不見面導之無處找尋至九月十五夜牛復自回夜半時其僱工在山上看守紅諸忽聞牛蹄聲並聞人語云溜溜溜

工疑是賊不敢近視，晨方啟門，牛即自外入，仍歸欄中。導之見是原牛，且未留錢，仍收留畜養。越二日，光全聞知，使人探問。果然，光全遂親至其家牽牛，導之乃將賣牛始末對光全叙云。

說起這賣牛事，令人息氣。莫見笑，我和你都是親戚。

遭乾旱，缺水草，纔打主意。這牛價議定了二十零七。

當交我七千文，將牛牽去。可恨這牛販子躲無踪跡。

他既然將此牛變賣於你。這牛價我還該收錢二十。

萬不想十五夜自回家裏。看將來財神爺把我扶持全。

說這牛是我去錢。去了錢，只當是你的晦氣。

買的錢已交足了。難道說我還來替他憐恤，不是白白舍了嗎？

將賣主我攏來把牛退你。若不然這條牛我未賣的，若

我親戚莫講生疎了，請駕上街憑人公斷可乎。講禮信也不過備張帖子。

那一箇不知我牛錢未齊。你們宣講的人都說起橫話來了嗎？

講書人說的是天理道理。蒙菩薩保佑，我怕你怎的。

光全聽說菩薩保佑四字，想道：此牛將走之時，曾在竈房門首

望了三次，怎奈門窄難入，是以去而復來，久之而復去，或者竈

君遣之使歸，亦未可知。因謂導之曰：你家作何善事，敬神如何

敬法，菩薩便這般扶於你，願聞其詳。導之說：我別無他事，惟舍

弟在外宣講。聖諭家中敬禮竈君，每日打掃廚房，與中堂

一樣潔淨，嚴禁污穢而已。光全聞之，恍然悟曰：

敢正說這件事實，在稀罕
十五夜是我家在開大奠
這畜生在圈中把索扯斷
對着我竈府君將頭幾點
忙吩咐雇工們把他追趕
趕過來趕過去影兒不見
只說是隔大河去也不遠
看將來講聖諭不遭拐騙
看起來竈房中都要檢點
男六戒女六戒都不可犯

真令人不解那靈爽機關
眾親友放花礮祭奠堂前
一之在厨門前兩次三番
一轡頭跑之在槽門外前
他便在別處跑不肯回還
黑夜裏又不辨西北東南
那知他尋舊主自歸牛欄
竈府君默默中與你周旋
切不可由婦女污穢竈前
守規戒竈府君心也喜歡

從今後宜講事不可看淡

講聖諭纔能够感格神天

既然是竈府君有靈有驗

我和你是親戚有何話言

將原牛退還你心甘情願

你也會說前日收錢七千

將此錢附與我少失一點

你得牛我得錢大家方圓

導之見光全能依道理且信

聖諭又欲回家恭敬竈君兩

家俱極歡喜將錢七千退出交與光全領回彼此皆無異言有
訓云虛空神明默默護佑十分靈驗此是實話其理信然

血書見志

簡州有一貧民楊某父亡母孀居此人素性誠樸克盡孝道佃
田十餘畝耕種暇則帶幫零工其妻亦賢淑且嘗讀過孝經烈

女傳諸書頗知文墨生一子二女俱幼道光三十年五月內其母忽染病而終衣衾棺槨未曾預辦兼之家無餘囊親鄰又無借貸爾時計無所出遂將田中青苗盡行出售給錢十四千以爲母葬費將錢携回家內是夜被賊竊去分文未剩次早乃覺不覺昏倒在地半時方醒遂守着母靈哭訴一番

跪靈前不由兒珠淚滾滾

提起了這件事實在傷心

皆因是母子們家屋貧困

佃人田十餘畝可以養親

不幸得我的母一朝廢命

兒此時辦不起棺槨衣衾

無奈何將田中青苗賣盡

剛剛的賣得錢十四千文

兒只想買棺木把母安葬

那賊人陡起了狗膽狼心

將此錢盡偷去一箇不剩

好叫兒今日裏哭地無門

正哭啼間其妻乃上前曰妻聞人死以歸土爲安今婆婆亡故已有三日雖昨夜被盜將賣青苗錢偷去這是我夫妻未及防閑無可如何之事還須別生一策將婆婆殯殮纔是哭泣一陣何益其夫拭淚起身沈思半晌曰我並想不出箇主意如何是好其妻含淚云妻到有一策未知是否夫曰賢妻有何良策急忙說出來妻答曰妾聞董永當日也會賣身葬父夫君何不將妻出嫁取得幾串聘貲也好安葬母親伊夫駭然大驚問道賢妻今日說出此言莫非嫌我家貧意欲另抱琵琶是也不是妻曰非也婆婆在日未嘗有嫌夫貧窮之心豈婆婆今日死了遂

更易初心不願與夫偕老耶我夫妻恩愛雖然不忍割捨然婆養育鞠勞原為今日計今日死無衣棺難道忍心害理將婆
婆光埋不成其夫知他賣身行孝意念真切乃曰賢妻有此孝
心不愧女中君子但賢妻今日一別我出外傭工兩箇兒女又
何所依靠妻曰人生在世為父母下為兒女於父母能盡孝
道兒女自然昌達於父母不能盡孝道雖有兒女亦難保其無
恙其夫從之乃四處覓尋訪得有一陝西客人姓周中年無偶
正欲娶妻遂央媒作伐將妻嫁與他取聘金十五串臨嫁時其
妻跪在丈夫面前云

哭一聲痛心夫 叫一聲傷心郎 從今後 折散一對 好鴛鴦

說甚麼偕老百年 說甚麼恩愛久長 臨行灑盡淚幾行

非是你妻心腸歹 忍把夫君忘 這都是那天殺賊盜心太狠 妾只想刀自割頭

夜半三更偷盡錢糧 害得我夫妻起手 不得已方將妻身

無奈婆婆靈在堂 算時節用盡了良方 此計設盡了良方 思想這情況實傷

傷心哉痛心哉 僕捨我膝下女雙一 夫君若有話

夫君若有事 又託何人來承當 夫君若有話

又向何人來商量 好悲切好悽涼 心中猶如剛劍札

兩眼血淚濕衣裳 哭一聲痛心夫 叫一聲傷心郎

今日後你當要善保身體 你當要克全天良 莫把為妻呈心旁

到後來有餘囊 何妨央媒作伐 另自娶一房

離別轉盼間

囑咐你莫忘

好教妻哭斷腸

好教妻哭斷腸

哭畢含悲帶淚而別其夫將聘費領回安葬母親不提且說此婦自嫁去後日夜悲啼不與周某同宿周某問其故婦答曰妾有熱服在身若要同宿候七七滿方可周某知此婦能盡孝道不敢強逼迨後七七將滿伊自躊躇一會想道我若不尋自盡定然有玷名節若無為而死又恐娘家不知弄出是非累及無辜此越更不美不如寫血書一封置之懷內死後可以表我生前節操兼之可以平娘家人爭訟主意已定時逢周某出外遂索紙筆咬破手指淚滴滴將血書寫成其書云

寫血書好教我如刀割膽

止不住兩眼兒珠淚漣漣

非是我今日裏自尋短見

又道是好馬兒不配雙鞍

想當日婆婆死實係傷慘

奴的夫跪靈前眼淚哭乾

無衣衾無棺槨難以殯殮

兩三日將婆婆停在堂前

左一計右一較心腸想爛

不得已將青苗去賣銀錢

憑中證合價贖一十四串

夫當日拏回來放在床邊

那一夜夫妻們中堂祭奠

又不幸被賊盜盡行偷完

天明時進房去銀錢不見

可憐的奴的夫氣死幾番

無奈了妻上前立下心願

到不如將你妻另嫁兒男

夫聞言不覺得怒形滿面

反說我嫌賤他家屋貧寒

會圖言詩集要 卷十三 血書見志 四七

奴說道人當報鞠勞恩典
夫方知奴嫁身曲全孝念
自嫁後奴只得朝夕嗟嘆
會說道身有服實在不便
到如今這日期看看不遠
倘若是圖生活名節有玷
寫到此好教奴咽喉哭斷
捨不得我的女六歲方滿
多拜上楊門夫好自勤儉
我的兒我的女好生觀看

這都是勢相迫于難萬難
方許我抱琵琶去上別船
並未會與二夫共枕同眠
要候我七七滿方可團圓
不由我早夜裏愁悶心間
不如死也免得遺臭萬年
寫到此好教奴心如劍穿
捨不得我的兒未過童關
苦傭工苦做活掙些銀錢
早晚間教訓他總要耐煩

又拜上周恩人莫把奴怨
今一死愧未曾把君陪伴

奴雖是女流輩名節當全
君不妨擇淑女另自續弦

這封書寫的是衷腸一段

鐵石人他聞知其心也酸

此婦將書置之懷中自縊而死。周某歸見房門緊閉，打開一看，不禁膽落魂飛，遂與娘家兄弟通信及娘家人至，怒髮冲冠，意欲報知縣主勘驗。時前夫楊某亦至，急起衣閱之，恐有傷痕，方脫去面衣，乃得一書，遂將此書唸了一遍，聞者無不泣下。爾時娘家人等方知此婦乃是全節而亡，不敢經官，遂命周某去辦衣衾棺槨於宅右安葬。不一時，倏然風雨大作，一聲雷響，竟將前日偷錢二賊提墳側打死，復一雷，又將墳劈開，扒出棺木。此

婦忽甦縣主聞其事見此婦節孝兩全仍命他歸本夫楊某賜銀三百安家由此案觀之所謂一孝格天者信不誣也世人亦何憚而不盡孝哉

小樓逢子

湖北鄖陽府鄖陽縣永康村一人姓尹名善字小樓由貿易起家積銀十餘萬生平好善樂施夫妻同心年已四十始生一子愛若珍寶忽於七歲上在門前頑耍被拐子引去了小樓四下尋無踪影夫妻哭得死去活來

我夫妻生得來這樣苦命
到中年即絕了香煙後根
想生平做好事錢財不吝
方生下一箇兒稍慰我心

到如今撫養了六七歲整

忽然裏不見了怎不傷深

縱然是生得出此事未定

倘若是斷絕了怎對先人

空積些銀和錢無人承任

到百年總是箇無主孤魂

夫妻們哭嬌兒幾次昏暈

就是那鐵石人聞也淚淋

從此以後小樓悶悶不樂又過幾載他妻已滿四十九了一日忽謂其妻曰我和你年過半百想已無生育了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欲過繼一人為嗣奈此處又無親族鄰友雖多終是外人如今想出一方我且帶二百銀子在遠方去尋訪若遇賢孝兒即抱來為子方免憂心賢妻以為何如王氏道此計甚妙就如此行罷了小樓遂別妻而行到了河南鄭州尋客店

住下、心想舉目無親、如何尋訪、於是心生一計、頭上插一紙標、上寫賣身作父、貨真價實、八箇字、身穿舊衣、在街上徐徐而行、見者無不笑目為瘋子、一日忽然遇着一人、此人姓姚、名繼世、以賣布為業、父姚光新沒、又寓居客店、銀錢進出、苦無人照應、欲覓僱工、又慮拐騙、正在焦灼、那日忽見尹小樓、這般賣身、卻也好笑、心中忽然想起一事、遂邀至茶社、問其賣身之由、小樓回言、孤貧無依、計方出此、姚繼遂將他認為義父、留在店中、照應、小樓故意、食要美食、衣要鮮衣、姚繼都委曲順從、略無難色、小樓心中大喜、到一年外、忽一夜飲酒、間說出真情、

叫我兒且停杯、父有話談

細聽我把真情慢對你言

我家住鄖陽府鄖陽小縣

永康村落了業數十餘年

尹小樓大字號誰不稱羨

賺了錢收生意樂享田園

論家財些微有一二十萬

你怕我果然是將身賣錢

皆因是我的兒七歲不見

想過繼他人子恐不能賢

因此上我不辭山遥路遠

學一箇西伯侯涓水訪賢

真果是人心誠天有感應

方遇着我的兒這般孝賢

到如今一年多孝心不變

今夜晚方與兒說出實言

你明日把貨物一齊檢點

同爲父由水道轉回家園

話說那姚繼聞言、滿心歡喜、將貨物收拾齊備、父子雇舟逆流而上、小樓一日忽問之曰、觀汝年近二十、尙未娶妻、姚繼答曰、

兒已有妻因前三載同先父買布漢口有陳布客欲將伊女許字與兒先父不允會見此女美麗暗囑媒勿拒將所弄玩之玉尺留爲記驗歸未久父逐死因不得閒故遲而今小樓喜曰此去恰是順路我今付銀一百與汝爲接親之費我先回去恐汝母在家懸望汝隨後接起妻子來可也於是到了漢鎮分手而去姚繼來至陳舍寂然無人驚問鄰人答曰前五日山賊劫庄陳布客被賊殺死又將他女兒搶去了姚聞之不禁嚎啕大哭忽一過路人言道今日山賊在要路上寫一招帖言有婦女被搶去者准以四十兩銀贖一人姚聞言轉悲爲喜急尋客店安放行李次早帶銀欣然而往賊放入比過銀兩引伊進一處見

衆婦女盡以麻布口袋連頭裝定立在牆邊要那一箇隨命二人抬送不准開看姚欲啟認賊拔刀怒叱速去姚嚇忙無奈只得亂指一人抬去及到店開視乃是一白髮老婦急得暴跳想道這將來如何處置轉思且接回去與父親做箇老妾遂認爲母沽酒相待老婦感激乃問道兒要尋箇甚麼人姚備言其故老婦沉思良久道有了其中果有一美貌女子自云姓陳他有一玉尺緊藏袖中云賊若逼污他定與此物同碎孩兒明日可帶四十兩銀去手探玉尺定然獲得姚聞言大喜次早復去照老婦所言而行果然不錯遂引回店悲喜交集遂收拾起程不數日到家那尹小樓接出來一見老婦卽抱頭大哭姚甚疑之

侯哭畢問之方知就是小樓之妻亦被山賊搶去於是大家歡
喜齊稱姚之仁孝小樓遂為姚擇吉完姻指左手一小樓曰當
初一星士云建此樓而居之可以延嗣果然次年生子今汝夫
婦可居此樓使早早有弄孫之樂遂引姚上去觀視姚上樓四
下一望謂小樓道好奇怪兒幼小時好像在這上面耍過的小
樓大驚道未必你就是前所失落之子不成嗎遂呼安人上樓
言其故安人言有可驗處我兒左足後跟有一大紅痣汝可脫
去襪子看看姚依言脫襪一驗果然不謬於是三人扯住大哭
起來

見嬌兒不由父肝腸裂碎呀兒

見兒面惹得娘珠淚雙垂呀兒

只說是父子們不能相會呀兒
父為兒好幾日飲食俱廢呀兒
為兒身累雙親長長焦慮呀兒
想當初撫嬌兒直如寶貝呀兒
撫養兒把兒父精神耗費呀兒
詎料得兒剛剛纔滿七歲呀兒
恨奸人他把兒拐了前去呀兒
你的母為想兒流乾眼淚呀兒
悔當初兒不該門前遊戲呀兒
今幸蒙天保佑兒得相會呀兒

只說是娘兒們長久分離呀兒
娘為兒想起病幾次垂危呀兒
為娘身使爹媽白日傷悲呀兒
日夜裏何會的一刻相離呀兒
撫養兒把兒母費盡筋力呀兒
豈知道就別離好不慘悽呀兒
害得我父和母日夜悲啼呀兒
你的父為哭兒茶飯不思呀兒
帶累着二雙親十年悲泣呀兒
這都是我的兒一番孝思呀兒

惟願得神天爺暗中護庇父親眷佑我二雙親壽享期頤
話說他三人悲喜交集十分歡暢眾鄰友齊來叩賀連日宴會
直至新婚後方止及後子孫科甲連縣不絕人皆以為好善之
報行孝之報焉

刻薄受報

川北有一富人陳大才幼年喪父所留田地祇有百餘畝這陳
大才刻薄貪婪積成大富如要買人田地中證來說彼卻當面
推諉我欲不買背地又說要買賣主復央中證來說彼卻又說
我實不能買欲得人減價賤賣及承買交價時候或以賤穀充
算或以低銀抵償如有人與他借錢請吃茶酒彼時應允我有

臨期又託故推辭人知他要重利也不得不在於他將字據
一立推至三五場然後給錢與他及到還錢時候過期一二日
他便不收至於收租無論年歲豐歉仍隨他意稍有升合未清
書正簿帳迨退佃時候將押租錢折算扣除不顧佃戶合家生
死只要他算得到手每年送子弟讀書以及買賣貨物無不損
人利己其時他有一箇好友姓黃名有德每將格言果報勸他
說道爲人不必苦貪財貪得財來天降災與其有錢人不在不
如人在少貪財且古人說得好家富提携親戚歲凶賑濟鄰朋
如今家中富足不如周濟窮人做些功果就是己身也得受用
子孫也得長久爲甚意還做些刻薄之事陳大才說道你說教

我莫貪分外之財，我就不貪。若是我分內之財，你都教我莫要。除非為人在世，不穿衣吃飯，方可就好了。黃有德見他說這一篇言語，必心中還未省悟，又說道：「既要貪財，我又有幾句格言請聽。」

衣食不足安分求，既已足了莫貪謀。隨緣方便儘力做，

免得兒孫結冤仇。縱然積財千萬兩，死後何曾為我收。

生不帶來死丟去，因財造孽墮馬牛。

為人在世修來世因果，累功積德大小佈施些方便，還不得把八身失脫。欲想為人衣食豐足，就要培補德行，積些陰騭，來生也好受用。陳大才說道：「你說這一切話，我又未欺人，未害人。」

未謀人財產，唆人爭訟，你說貪財的人不行方便，不積陰騭，就要變牛馬，我也不信。若論做方便的事，現有三箇兒子，各與他買一二百石租，我子子孫孫永遠不受窮，這豈不是大方便嗎？黃有德說道：「做方便事，原為世人救難濟急，恤孤憐貧，以培子孫長久之福壽，又為子孫積永遠之德澤，豈是多買田地，把與子孫嗎？須知為子孫計，要在積德，不在積財。若是積財與子孫，未知子孫能受麼？若是積德與子孫，子孫自然得長久。」古語道：「積財不如積德，我有幾句格言請聽。」

兒孫貧富總由天，遺留何須在積錢。命好無錢終須有，

命薄枉置萬畝田。

你說積些金銀積些田地與你的兒孫就長久富貴日後就不窮了麼不是的呢我還有幾句格言你聽

積田遺子不能耕 積書遺子名難成 不如積些大陰德

子孫世代享華榮

陳大才依然不信黃有德無奈又引純陽老祖度世詩以勸之

嘆世凡夫不悟空 迷花戀酒逞英雄 春宵漏永歡娛促

歲月長時死限逢 弄巧還如猫捕鼠 光陰猶似箭離弓

不知使得精神盡 願把身屍埋土中

黃有德三覆四反苦勸陳大才改惡從善不要貪謀銀錢大才總不信他這些言語黃有德見他這樣不聽勸只得告辭歸家

陳大才終身不改及後三子成人不聽約束嫖賭浪蕩不上幾年家業散敗陳大才息氣成病臨終時昏迷轉來只得啼哭不已家人問其緣故陳大才說道快取紙筆來我寫出與你們看家人就取紙筆大才提筆在手一字一淚寫出一篇歌文勸導世人

提起筆不由我珠淚汪汪 悔當年做的事刻薄異常

買田地牽指人情實難講 在他去告官府還逞豪強

借錢穀加三四毫不寬讓 還不起就折算田地房廊

送子弟不言錢上學光觀 並不想尊師道教子有方

收扣穀又刻薄豐歉一樣 好佃客種我田總難下場

凡買賣佔便宜說有志量
 全不做方便事任意猖狂
 好親戚有聲名便通來往
 貧親戚到家來先訴苦腸
 見人有急難事陰倒不講
 怕人家來化錢找我想方
 地方中大小事請我不往
 怕的是貼茶酒又貼根良
 這一切刻薄事放在心上
 恨不得莫吃飯莫穿衣裳
 有朋友黃有德勸我來講
 我那時迷了性無有主張
 不聽他好言勸由我放蕩
 不下了這起孽子孫此殃
 老天爺纔遣這耗星下降
 使三子好嫖賭敗盡家囊
 時纔間到幽冥受了刑杖
 閻君爺他罵我喪盡天良
 刻人財謀人產罪孽難償
 地獄中受罪滿罰變牛羊

死快了這報應人不知想
 纔命我還陽世細說端詳
 我當年積錢財只說長享
 誰知道手中積手中敗亡
 勸你們要為善切莫虛誑
 陰府地這善惡甚是昭彰
 在陽世多積德莫學我樣
 也免得變畜牲悔斷肝腸
 歌畢又說道閻王還要照律定罪
 說我在生慳吝貪婪一錢不
 施一文不捨不修片善押入大地獄受罪
 罪滿之後罰變牛馬
 猪羊不足以償還罪愆
 使我三箇兒子將家業敗盡
 身為乞丐
 不得團圓結果
 命人抄寫勸世
 以改其過
 如今回想從前
 不聽朋友相勸
 有此惡報
 想到傷心之處
 七孔俱閉而亡
 彼時他的
 家業所留無幾
 已被他兒子花費
 只買得二千文的棺木
 將他

埋下刻薄之報，落得這樣下場。此話不提，自他死後，二箇兒子無人約束，未上一年，日食難度，親族鄰朋也不來顧盼。因他父親在日，把親族看不上眼，人人都怨恨他。那箇肯來周旋，只得在外求食，日久死於道路。他母在家，日食無度，只待兩箇女兒在外流娼過活，如此報應，好不傷慘也。這正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絲毫不爽。

勸弟淡財

明朝崇禎時，武昌府有一善士，姓劉名克謙，弟克寬、克敏。謙好施濟，凡貧而難支者，扶持之；貧而力學者，曲成之。寬、敏二人見兄把銀錢不當數，每要分家，兄阻不住，將家分晰，各立門戶。

後謙之施濟仍然如故。一日弟兄相聚，謙又諫寬、敏曰：「賢弟，我家務豪富，也要做些好事。」弟曰：「做甚麼好事？」弟不能知，謙曰：「扶危濟困，敬老憐貧，矜孤恤寡，時行方便，這就是好事。」寬、敏曰：「這箇好事，我們做不起，我們也不是做好事的人。」謙曰：「賢弟，古語有云：天生賢者，原爲愚者計；天生富者，原爲貧者計。你家中銀錢廣有，凡方圍鄰近的貧民，你我或是銀錢米糧，也要周濟他們。方是你我的道理。」弟曰：「哥哥，你我弟兄家雖豐裕，都是前輩人千辛萬苦披星戴月，纔掙成一箇家業，你我弟兄享現成之福，你把銀錢全不當數，你怎知道這銀子錢從那裏來的？」謙曰：「賢弟，我曉得前代人所成的產業，費了千辛萬苦，如今你

我當前代人的子孫就要做些好事上培祖宗之德中贖己身之過下餘子孫之慶莫只徒積積銀錢肥身利己全無一點善行弟曰哥哥我看如今世上的人有錢萬里通若把銀錢不當數一陣搞完了就賣祖人的田地還說培德下地纔喪德無有銀錢穿不終身吃不充口還說贖過下地捱飢受餓只怕不得過子孫出來田無一坵地無一塊銀錢也無一文還說有餘慶下地子孫破衣落食由你搞得箇罄盡謙曰積有千金之德必有千金之子孫人生在世有些陰德必有孝子賢孫這箇道理一定有的弟曰那本書上講得有謙曰賢弟要問那本書上有這呂祖因果說就講得有你聽

兒孫賢孝為何因	只為前生周濟人	或是憫人遭水火
或是憫人陷官刑	或是憫人被盜賊	或是憫人染疫瘟
或憫人家被債逼	或憫人間相鬪爭	或恤孤兒無依靠
或恤孀婦守青燈	所見患難原不一	心常惻隱存哀矜
富者出錢來幫助	貧者出力解紛紜	或是好言來勸釋
或是設法濟孤貧	或是焚券完骨肉	或是仗義保全人
他人受了這恩德	天賜賢郎來投生	也有讀書勤奮志
登科出仕顯親名	也有耕田勤効力	倉箱積久慶豐盈
也有經商成大業	堆金積玉把家興	一堂濟濟無限樂
蘭桂騰芳世代榮	到得百年辭世後	送老歸山拜坡塋

前生待得他人好 今生定得好兒孫 此事分明容易曉
何不早早修來因

弟曰我們不修來因不過是後來子孫嫖賭嚼搖不出好後人
你修來因看你後人出來貴為王侯富齊天我總不信謙曰你
不信我還有幾句言語二位賢弟請聽

不作良因與善緣 酷貪名利日憂煎 豈知治世金銀寶

借你閒看數十年

弟曰你說銀錢是虛假的我拏來買些田起些好房屋我也住
他一輩子怎麼要送與人謙曰賢弟你想買田地造房屋不肯
施濟嗎為兄還有幾句格言請聽

多置田園廣修宅 四隣買盡還嫌窄 雕樑峻宇無歇時

幾日能為室中客

弟曰我不欺人不害人我不要人家的人家也莫想我的想我
周濟是不能的任你會說我是不信的空話不消說各了依各
人的寬敏二人各自散去謙見二位兄弟不聽勸嘆息而已無
可奈何二人任性所為不數年克敏二子嫖賭傾家克敏扣鬱
而死未幾克寬為銀錢與人爭鬪誤傷人命田產賣盡發配充
軍遂至絕嗣其後劉克謙家倍富豪子孫及第登科鄉鄰觀之
遂作一謠歌曰善似青松惡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
寒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新圖言身要
卷一
三



